

YT13/10

涞水文史资料

第一輯

政协涞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文史资料委员会
涑水历史沿革·····	阎振勋
涑水县义和团斗争大事记·····	县方志办
大龙门内长城·····	朱学武
龙门峡摩崖石刻·····	朱学武
刘自仆传略·····	刘秀凤、阎振勋
王作舟在涑水二、三事·····	柳茂、曹一鸿
伪保安团长郭桂枝·····	政协办公室
涑水儿女劫难垂恨史	
日军烧杀圈人罪千秋·····	县党史办公室
日军血洗南义安·····	王成
一个被抓劳工的自述·····	县政协办公室
县南地道战史料选·····	县政协办公室、曹一鸿
平汉线破击战涑水庄町战役·····	县委党史办公室
门墩子山战斗始末·····	县委党史办公室

涿水县历史沿革

涿水自汉代建县，迄今已二千一百多年，上溯历史，则源远流长。县北部边界距五十多万年前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仅二十多公里。据已发现的古遗物、遗址考证，早在四千年前至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，涿水的拒马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生存。

据古籍记载，古时今河北省北部称北燕陵，涿水为北燕陵城。帝营制九州后至唐尧时，涿水属冀州。虞舜定十二州，涿水属幽州。夏复属冀州。商复属幽州。西周初（约公元前11世纪），周灭商后，封召公奭于北燕为侯国，建都于蓟（今北京西南附近），涿水即属幽州燕地。战国时期（公元前475年—公元前221年），燕国因内乱，一度被齐国攻占。后燕昭王从郭隗之议，招贤纳士，赶出齐军，又复失地，重划燕国疆界，涿水仍属燕国。此时，今北关村北拒马河周城湾即建起土城一座，称遮城。

秦（公元前221年—公元前207年）统一中国后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，行政区划推行郡县制，初全国共三十六郡，涿水为广阳郡属地。

西汉（公元前206年—公元24年）王朝建立后，承袭秦制，并大封王侯，实行郡国并行制。汉高帝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置涿郡（郡治在今涿州市）并置涿、迺二十九县属之。迺县即今涿水县，县治在今北关，县辖境约是今境内

及定兴县北部地区。汉景帝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封遼为侯国。新莽（公元9—23年）改遼为遼屏，莽败后复为遼县。

东汉（公元25—220年）封遼为侯国，属幽州刺史部涿郡。

三国（公元220—265年）魏黄初六年（公元225年）涿郡改为范阳郡，遼即属幽州范阳郡。

西晋（公元265—316年）泰始元年（公元265年），改范阳郡为范阳国，遼县即属幽州范阳国。

东晋、十六国时（公元317—420年）幽州、范阳曾先后为赵、前燕、前秦、后燕四国之地，遼县亦从属之。

北魏（公元420—550年）统一北方后，太延五年（公元439年）范阳国复为范阳郡。遼县治迁今址，仍属幽州范阳郡。

北齐（公元550—577年）遼县属东北道行台范阳郡。

北周（公元557—581年）遼县属幽州都总管府范阳郡。大象二年（公元580年）遼县废并入涿县。

隋（公元581—618年）统一南北朝后，政区实行州、郡两级后又改为郡、县两级制。开皇元年（公元581年）废范阳郡，于遼县更置范阳县（原范阳县在今定兴县内，改为遼县），直属幽州。开皇六年（公元586年）改名固安县，八年废。开皇十年（公元590年）又改名永阳县。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因与永州永阳县重名，又以涑水（即拒马河）所经，改名为涑水县，仍属幽州。隋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改幽州为涿郡，易州为上谷郡，涑水即改属上谷郡。

唐（公元618年—907年）改郡为州，上谷郡改为易州。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复为上谷郡。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

复为易州，涑水县皆从属之。此前，于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曾析五回县（今易县地）地置板城县，县治在今山后板城，天宝后废。

五代时期（公元907—960年），藩镇割据，鼎沸无常，我国北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后梁（公元907—923年）、后唐（公元923—936年）、后晋（公元936—947年）、后汉（公元947—955年）、后周（公元955—960年）五个割据政权，涑水始终属易州。晋天福元年（公元936年）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，涑水县拒马河以东地区被契丹所侵。晋开运二年（公元945年），辽军大举入侵，易州、涑水相继失陷。后周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周世宗收复易州、涑水，即归属后周，涑水仍属易州管辖。

北宋（公元960年—1127年）初，涑水归宋，仍属易州。太平兴国六年（公元981年）涑水被辽攻占。端拱二年（公元989年），易州陷入辽。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年）宋辽订立澶渊之盟，以易水、白沟河为界，北为辽国，南为宋国，从此涑水即入辽。

辽（公元947—1124年）设南京道，涑水属南京道易州。

金（1115—1232年）初，金军在宋军配合下攻辽（公元1122年）取得燕京，按照约定的条件，金朝将燕京六州分给宋朝，宋即在燕京置燕山府路，升易州为遂武郡，涑水即属宋燕山府路遂武郡。宣和七年（公元1125年）金兵南下，大败宋军，燕京六州即归金朝。涑水县属中都路易州。金大定七年（公元1167年），析涑水、范阳县地立定兴县，将涑水县大里、石柱二社划归定兴县。涑水辖区缩为今山前范围。

元（公元1271—1368）朝建立后，涑水属大都路易州。至元二十三年（公元1286年）属保定路易州。于时，原属易州所辖黄庄寺以北的山区划归涑水县。从此，涑水县辖区扩大到山后。

明（公元1368—1644年）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，设中书省，改路为府，涑水县属北平行中书省保定府易州。洪武九年改北平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。永乐十九年（公元1421年），明成祖迁都北京，改布政使司为北直隶，涑水即属北直隶易州。

清（公元1644—1911年），涑水县属直隶省保定府易州。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易州以西陵所在升为直隶州，涑水仍属易州。

1912年，建立中华民国初，行省区划沿清制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撤府、州，改为省、道、县，涑水县属直隶省范阳道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改范阳道为保定道。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直隶省改为河北省，撤道级行政区划，涑水县即直属河北省。1937年3月，全省划十七个行政督察区。涑水县属第二督察区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9月19日，日军攻陷涑水城。城关附近一些村庄相继为日伪占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4月15日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（即边区人民政府）建立。同时，边区在平西设立平西抗日根据地。同年3月，平西根据地把涑水、房山、涿县划为房涑涿联合县，县政府先后驻马水、莲头、桑园洞和紫石口村。当时联合县辖原涑水七区（板城区）涿县六区（三坡区）和房山丘区。

同年12月房涞涿联合县改为涞涿县，房山五区划出。

1939年3月，边区在平西成立平西专区。同年6月，专区在郭各庄设立涞涿办事处，辖涞水山前和涿县西部地区。涞涿县和涞涿办事处均属平西专区。

1940年6月，涞涿办事处改建为涞涿县，辖六个区，其中一区（虎岭庄—龙安）、二区（娄村—车厂）、三区（龙泉—石亭）、六区（北七山—洛平）在涞水境内。同年9月原涞涿县（山区）改为涞水县，辖五个区：一区板城，二区泡尔土，三区北峪店，四区桑园涧，五区刘家河。同年，平西专区改为北岳第六专区，涞水县和涿县均属北岳区第六专区。

1941年宣、涿、怀联合县的一、二、三、六区划归涞水县管辖，改为涞水第六区、第七区。同年6月，涞涿县改建为房涞涿县，共辖九个区，其中三个区在涞水县范围。

1943年6月，定易涞联合县建立，涞水县高易铁路以南地区划归定易涞县管辖，为定易涞第六区。定易涞属北岳区第三专区。

1944年6月，边委会将专区序号再次进行调整。北岳区设六个专区，涞水、涞涿属北岳区十一专区。

1944年10月，房涞涿分处。涿县铁路以西和涞水山前北部及东部划为涿县，属冀察十一专区；县城以西洛平、永阳、文山、娄各口水北、洞头一带划归龙华县，属冀察区一专区。

1945年3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，抗日战争结束。8月30日，涞水县城解放。同年11月，恢复涞水专员建置，属察哈尔省十一专区。

1946年3月，涞水县政府由汤家庄（山区）迁到县城。同时定易涞县改为定兴县，撤消龙华县，其所辖涞水部分地区划回涞水、涿县所辖涞水地区划回涞水，将涞水原六、七区划回涿鹿县，基本恢复原辖区。当时，涞水县属察哈尔省四专区。

1946年6月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，内战爆发。同年10月17日，涞水县城被国民党军侵占，县政府又向山区转移，迁回汤家庄。

1947年1月，涞水山前再次与涿县合并，重新组织涞涿县；高易铁路以南仍归定兴县。涞水、涞涿县均属察哈尔省七专区。同年5月将易县南城寺、紫荆关区划归涞水六区、七区。同年11月，察哈尔省撤消，专区进行调整，涞水、涞涿均属北岳三专区，定兴属北岳五专区。

1948年8月19日，涞水县城解放。

1949年1月重建察哈尔省，原北岳三专区改为平西专区，涞水、涞涿属之。原北岳五专区改为易水专区，定兴县属之。

1949年7月，恢复河北省建制。

1949年8月8日，涞水县政府由山后板城迁回县城。11日撤消涞涿县，恢复原涞水县建制和辖区（包括原涿县三坡区），属河北省保定专区。

建国后，全县设六个区，共辖362个行政村。1958年10月实行升县，涞水县建制撤消，所辖山前三个区（城关、永阳、石亭）并入涿县（县治在高碑店），山后三个区（白涧、镇厂、大河南）并入易县。

1961年原涞水大河南区北部三十个村划归涿鹿县，南部

(今其中口乡)并入白涧区。

1962年1月，恢复涞水县建制，仍属保定专区，1976年8月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，涞水县仍属之，至今。

周振勋稿识

涞水县义和团斗争大事记

南、北高洛的民教斗争

涞水位于北京、保定之间，在京汉铁路西侧。这一地区，长期以来就是洋教侵略势力的重要巢穴，至1900年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涞水县建立的天主教堂即达七处，其中有高洛、永洛、南汝河、姜各庄、南兵上、吴各庄和城内。洋教士与反动教徒，平日穷凶极恶，肆意欺压人民，民教矛盾一向极为尖锐。

位于县城东南十五华里的高洛村，原是个四百多户的大村，分为南北高洛。原来南高洛部分人酷信“模模教”（即摩尼教），说什么“人坐上锅盖或坐上棉被，一念咒语可以升天”等等。当时该教在这一带较盛行。当南高洛信教人去北高洛传教时，却遭到北高洛绅士阎洛福的严厉斥责。阎洛福原是北高洛村大户，种地二百多亩，他的次子阎肇修是个秀才，阎在村中为人正直，好义多谋，有较高威望。为防止模模教的蔓延，有一天他准备了一些狗肉去南高洛，强制所有迷信模模教的人吃狗肉，逼使他们反教（民间流传吃了狗肉能破邪教）。不久，意国传教士在南高洛建立了天主教堂，那些被迫吃了狗肉反模模教的人们，怀着对阎洛福的痛恨加入了天主教，在洋教士支持下，不断扬言准备报复阎洛福，并伺机寻衅。

高洛村原有佛事会（又称赛神会），是经村民量力捐款

筹建的敬神组织，阎洛福是头。有一次他向南高洛蔡某求助，蔡不仅不予融合，反在县衙控告阎洛福，经断吃了败诉，被迫出款相助，以后蔡即投入了天主教。

1899年正月十五日，高洛村佛事会遵循传统习俗，在南高洛会棚旧址搭起迎神会棚，张挂神佛画像，并有村中音乐会助兴。事情凑巧，会棚正搭在天主教徒张才的家门附近，也恰在天主教堂门前。正月十六日这天，张才突然闯入会棚，破口大骂，说什么会棚“违犯教规”，该把悬挂的神佛画像，并叫嚷要“烧会棚”，虽经乡众劝解，张才也不罢休，一场民教诉讼即因然而起。当有佛事会的“香头”（会的负责人）单久经、阎凤、阎喜、阎印玺、阎五章、张献玉等六人，联名赴县控告。县令高楷秉承保定教堂杜教士、安肃教堂候、席教士旨意，采取了护教抑民的手段，强行加罪于原告，不仅拘押了原告六人，还拘捕了会头阎洛福。原来衙门的教徒蔡某，也趁机诬陷阎洛福“砸毁教堂祭器”，同时出庭做伪证。县令硬性判处阎洛福向教堂教民“罚跪赔礼，罚纹银二百五十两六钱。”另摆酒席六十桌接来徐水县安各庄、定兴县石柱等处天主教徒来赴筵席。并将高洛村一处官（私）有空闲地和多株树木，尽判归教堂。强制阎洛福服从判决后，被拘捕六人才得获释。从此，外国传教士和教徒得到官府支持和庇护，更加得势，扬教抑民事故屡见不鲜。一次，永洛村民王洛奎，正在地头锄苗，见该村天主教堂传教士骑着大马，任意践踏青苗，气愤地骂道：“见到你亲爹才下马，见到你后爹就不下马？”洋教士回到教堂后，立即唆使教徒把王洛奎捉到教堂，强制跪在神前、教士面前叩头认罪，并使他双手各提一挂鞭炮，跪着点放。最后让他没摆三

十桌酒席赔礼赎罪才算了结。广大乡民见此情景，无不义愤填膺，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。

团教交锋，火焚高洛教堂

1900年三月，北高洛村阎洛福之子阎肇修，由定兴县仓巨村请来麻子脸的师兄，又转邀新城县沈各庄之宋姓三师兄及一名穿草鞋的和尚，于四月初二日正式设厂传习，预备器械。阎洛福为团头，定兴县江村的蔡培为大师兄，北高洛村阎洛敏为二师兄。北高洛村大多数青壮年参加了义和团（南高洛也有部分人参加）。

永洛村王洛奎受洋教士凌辱后不久，也在永洛村号召群众，组织起义和团和高洛村阎洛福联合一起。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南高洛教堂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南、北汝河、胡家庄、下庄等村及县北的石亨、姜村、赤土、陈家庄等多数村庄都成立了义和团，分别从临近州县邀请团师设坛，加紧习武练拳。不过，各村各路义和团，都是各自为政，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，但大多数是以反对洋教侵略为宗旨的，并在行动上能互相策应，只要撤出“揭帖”，就会迅速会合。这时，高洛村阎洛福去县北山区“铺团”，联合起各村团众，大有聚众成雄之势。返回时坐着大轿，由团众保镖，浩浩荡荡地进了涞水城，县令祝帝闻讯，惶恐万状不知所措，赶快到北城门躬身迎接，并恭送到南门外。从此，南高洛村阎洛福的义和团，在全县声威大震。全县特别是高洛义和团的发展壮大，使高洛教堂席教士坐卧不安，他一面为教堂添置洋枪，组织教民武装，一面要挟官府派兵镇压。四月初六日，县令祝帝在教堂的催促下，具稟督藩道州宪谓：“义和团最易摇惑人

心，卑职诚恐蔓延至境……，卑县捕役无多，营兵有限，寡不敌众，势必酿成事变……，恳宪台檄移防马队二、三哨，星夜前来驻扎”。同时祝市率差役骑马驰赴高洛“亲诣慰切劝免”。高洛村团众早已识破其阴谋，遂紧急聚集团众练习，置备器械，以防不测。

四月十一日，席教士再次致函祝市：“因高洛村阎洛福请来义和拳，现今聚人太众，口称杀害教民，放火该处，与教民实系危险不小”。并对祝市以威胁的说：“……可以管否？若实在不能办理，速赐回音！”

祝市接到席教士二次来函，立即答复：“……俟明日雨霁，鄙人再亲往查禁……。”

四月十四日，祝市率营兵驰往北高洛，企图弹压义和团。此时，高洛已聚集各地团众千余人，把祝市团团围住，将其追赶到村民阎洛梦家，祝市惊恐万状，连连打躬求饶。后经阎洛梦劝说，团头阎洛福才下令斥他“滚蛋！”吓得魂不附体的祝市，赶忙告退，从弁给他牵过马来，他竟然不辨马的尾首和东南西北，倒骑马背，不向而逃，围观群众无不哄然大笑。事后祝市自惭地说：“几蹈不测，踉跄遁归”。

官兵败退以后，团众益加激奋。教堂已失仗势，只好亲自上阵，与团众交锋。四月十四日夜，团众千余人在阎洛福指挥下围住了南高洛村天主教堂。教堂已早有戒备，从徐水县安各庄邀来教徒近百名，缩在教堂内，准备了毛瑟洋枪十余支，另有大刀、火枪和大量火药。所有参战教徒都身着白大褂，他们认为义和团是“邪教”，穿白衣可以“避邪”。在洋教士指挥下，一部分教徒爬上屋顶，用洋枪居高临下开枪恫吓，其余教徒则在教堂附近策应与团众挑战。团众早已

忍不可待，见势即一拥而上，撕力拚杀，百余名武装教徒，纷纷倒下。原来义和团除惯用的大刀长矛和火枪以外，还研制了一种“沙锅罩”（即用沙吊袋装入火种，可投掷引火）。在拚杀激烈的同时，把“沙锅罩”象火龙一般的抡入教堂，适教堂内放有准备对付义和团的一大筐火药，被沙锅罩引燃，顿时爆炸起火，此时正刮大风，风借火势火趁风威，整个教堂，硝烟弥漫，火焰冲天，片刻之间，七间华式大教堂付之一炬，全部坍塌，房顶上的数十名教徒，除熟悉武功的蔡洛云、蔡泽起二人从火焰里窜逃以外，其余的均葬身火海。教堂周围的参战教徒，也仅跑脱了单××一个人。当时教堂内外，尸横枕籍，全村恐怖万状。事后收尸埋葬，已无法辨认死者姓氏原籍，遂合葬于高洛村东南，后来人们称此为“肉丘坟”。

官兵剿捕 团众受挫

高洛一役，吓坏了洋教士和反动官吏，涞水县令视帝连夜急向直隶总督裕禄发电，请求火速派兵“星夜下县，以便查办，而资镇压”。裕禄接电后甚为震惊，立即派遣员张连芳、直隶练军分统领杨福同，率领马队一百二十人，驰往涞水。四月十五日晨，张杨等约同定兴县两哨马队，趁义和团麻痹不备，包围了北高洛大佛寺拳厂，当场逮捕了北高洛村大师兄蔡培及团众杨大柱等四十余人（外村团众战后已散去），带回涞水县城。整个高洛村处于封禁查抄恐怖之中。十六日，团众李勤等二十余人被查捕，十七日凌晨，官兵又扑向高洛查抄。面对着清军的残酷镇压，高洛村其他义和团

毫不畏惧，他们机警地撤离村庄，联合永洛等村团众共三百多人，分两路埋伏在高洛村路旁和村北三华里通涿水的大道沟内，计划夹攻来犯的官兵。傍晚，果有一部官兵押送被捕团众，由高洛回返县城。当官兵进入伏击圈时，团众突然呐喊涌出，持械猛攻，官兵慌忙抢上高坡，开枪射击。这时，张连芳、杨福同及祝帝，闻声从高洛率马队赶来策应，刚出村不远，又与埋伏在道旁的团众遭遇，杨福同下令开枪，两个战场的团众，手里只有大刀长矛，面对持有洋枪的官兵，尽管杀伤几个官兵，但限于火力悬殊，伤亡越来越多，被迫撤退，团众在撤退中发誓：“必得杨某而后甘心”！

两狼沟计歼分统杨福同

高洛义和团在本村受挫后，为了争取有利地形再战官兵，即向城北部的石亭镇转移。

石亭镇位于涿水城北三十里，与涿州、房山二县接壤，民教斗争一向很激烈。当高洛村义和团开展反洋教斗争之际，石亭镇义和团在首领伊洛善领导下，一面起而响应，一面与附近州县的义和团联系。于是新城、容城、涿州、易州和房山等处团众，都陆续向石亭镇汇集。到四月下旬，聚集在石亭地区的团众已达万余人。当时官府称此地是“聚集之区”。而这时县南高洛等村的义和团前来会合，更使石亭地区的义和团声势大壮，因而就成了官军围剿的主要目标。

五月三十一日，祝帝和杨福同得悉石亭义和团向申家胡同，遂率领马队前往石亭弹压，义和团当即奋起反抗，杨福同下令开枪，击毙石亭团首梁珍，并捕去团众二人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杨福同留驻石亭马队三十人，即率队返回县城，

准备下步行动。是日夜，义和团根据事态发展趋势，决定与官军再次较量。于是布置团勇二、三千人，在石亭镇村南、赤土村西北的两狼沟里设下埋伏，准备诱敌深入进行包剿。

当晚，祝、杨回石亭后又闻石亭义和团聚众千人，将欲袭城劫夺被捕团众。于是，二十四日晨，杨福同率领马队三十人，步队四十人，再次驰往石亭查办。当行至石亭两狼沟附近，即有少数义和团列队迎战。交锋不久，即佯作败退，杨福同不知是计，即挥军追袭，一直追进了两狼沟。顿时，埋伏在沟内的团勇，突出四起，蜂拥而上，刀光映日，杀声震天，将马队团团围住。杨福同大惊失色，慌忙纵骑突围，无奈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，马队无法施其计。杨福同情急如火，大声喝令“开枪”！但团众已冒死冲入马队，短兵相接，锋刃交集，官军洋枪已失去作用。团勇乘隙刺伤杨福同的坐马，杨惊蹶而坠，身负重伤，随身从弁赶来救护，亦被砍死。杨亲手持刀妄图作最后挣扎，一名一二岁的小和尚纵身上前，一矛刺中杨福同的咽喉，众团刃锋矛齐下，杨福同当场毙命，随杨福同来的五品顶戴两名哨官卢与璠和孙裕清，急指挥官兵步队突围，双方拚杀激烈。义和团以绝对优势兵力，很快歼灭了“一统领、二哨官”及所率领的马、步队官军。原留驻石亭的马队也闻风逃遁。

石亭两狼沟一役，涿水义和团大获全胜，以歼灭直隶分统领杨福同而震惊中外。

注：两狼沟又名老狼沟、九狼沟、五狼沟，沟的北面是老虎桥。

两狼沟位于县城北二十五华里的赤土村西北、石亭村

南。

涿州会合 进师芦京

石亭战役的巨大胜利，大大鼓舞了周围各县义和团战士的气。五月二十五日，涞水、房山、涿州地区团众数千人，在密县和尚等率领下，聚集在涞水石亭镇一带亮队操演，决计乘胜进据涿州城。五月二十七日，在涿州城内外团众密切配合下，占据了涿州城，并在城门上高悬义和团“兴清灭洋”大旗。当时涿州已成为直隶义和团的大本营。锋芒所向，直对准了洋人、洋物。他们以拆铁道、砍电线、焚洋货等，作为反洋斗争的主要标志。仅五月二十七日下午，就拆毁了涿州至琉璃河的十余里铁路，将沿线的电杆砍倒，电线割断，使这一段铁路线的运输、电讯陷于中断。晚上又烧毁了高碑店、涿州车站及拒马河各桥梁道木。第二天，团众数千人，沿琉璃河至芦沟桥的铁路线继续北进，拆铁道、砍电线，并将长辛店和芦沟桥两个车站、料厂以及沿途的桥梁、司所等放火烧毁。五月二十九日，团众开始进袭丰台车站，焚烧了车站以后，又连续将库房、材料厂、客车、机车、敞车等毁坏。西太后专用的“龙车”，也被付之一炬。短短的三天之内，团众就拆毁芦保铁路，自高碑店至琉璃河的百数十里铁道，焚毁了高碑店、长辛店、涿州、丰台等六处车站。

义和团在畿辅地区的迅猛发展，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惧和震动。五月下旬，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，坐镇保定，驻扎芦保各车站，妄图统一行动扑向涿州“兜合抚拿”。并想利用“剿抚并用”的手段消灭义和团，以换取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欢心。